

学子风采

带着谦虚和感恩 两个宝藏收获人生

——记中山大学 2012 年大学生年度人物林惠燕

采写/本报记者 李晔至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图书馆俨然成了林惠燕另一个“寝室”，她称之为安心、温馨的学习场所。



林惠燕，中山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四学生。大学期间，她的平均绩点高达 4.54，并先后获得国家级、校级学业类奖学金 7 次，多次在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中绽放光彩，荣获 4 项国际级、省级奖项。

在惊叹声中，林惠燕却低下了头，谦虚地说：“面对中大年度人物这个荣誉，我觉得我做得远远不够，身边还有很多更优秀的同学。我真的很幸运，能够在 一个优秀的集体中成长，所谓‘水涨船高’，正是从集体中获得了许多正能量以及帮助，才有机会得到这个称号。”然而，谦虚的背后却有着令人折服的奋斗经历。

学习是我的一种本能习惯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图书馆俨然成了林惠燕另一个“寝室”，她称之为安心、温馨的学习场所。课前、课后、甚至午睡也片刻不离这个“神圣之地”，仿佛“馆”中自有黄金屋一般。在对图书馆的这种深度“依赖”之下，她收获颇丰。凭借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术论坛上全英展示的研究论文 Long-term Memory Effect of SSE Composite Index，她获得了 2013 年北京 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大学金融学—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双硕士项目”免试推荐资格。可见，在她学业成就的背后，积蓄着多少努力的汗水。

大学是与高中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状态，从地狱般的高中学习生活走到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大学生涯，不少人变得迷茫甚至失去奋斗的动力，而林惠燕却始终保持这种紧张的学习状态，实在令人佩服。她说：“其实和大家一样，我也感到过困惑，但同时我很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什么才是真正的主心骨。所以我对自己说，你可以困惑，但要先做好手头的事。特别是学习，在很多时候应该说是我的一种本能。”她也坦言，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她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告诫同学们，面对新的环境和诱惑，我们可以迷茫，但一定要坚持主心骨，保持前进，不要就此停滞。

端正态度，收获丰硕

除了在学习上冲劲十足以外，林惠燕也毫不放松个人的实践活动。团委宣传部、网络中心以及学生会中都有过她的身影，积极肯干、态度认真以及海绵般的学习吸收能力让她得到了前辈们的一致好评。

在大一的时候，作为一个电脑新手，她在网络中心的笔试上遇到了许多难题，但她没有轻易放弃，对于自己不会的专业问题，她坦言：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我猜测也许可以以这种方式解决。正是这种认真去面试的师兄师姐都感动了，她说：“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位师兄对我说的话，‘学知识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能学会的，但是认真的态度是无法买得到的，是非常难得的。’”这句话很受用，直到现在我也一直把态度摆在了第一位，相信着态度决定一切。”

然而，努力学习同时认真工作也让林惠燕吃了许多苦。为了完成团委宣传部的视频制作，她曾经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起来仍旧是学习、工作连轴转，这种拼博的经历实让人心

毕业季

尚未逝去的青春

每年春夏，康乐园的杜鹃、紫荆和凤凰花次第开了又谢，直到雨骤蝉鸣时，怀士堂前的大草坪上便尽是结伴留影的毕业生了。在必然流逝的时光面前，留影可算是一种形式上的挽留，正如古人的折柳惜别，是种对时间的无力却雅致的对抗，在对抗中留下足可回味的影像或诗歌。

笔者今年有幸参与与本系毕业纪念册的制作，在负责个人照及个人感言部分的编辑时，对大学与青春，也有了更多的感触。我想，照片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可作为人生一个时间点的代表，以供来日回望，并在今昔对比中或叹或赏。如今五月初网络上风行一时的“本硕博对比照”，便可从某种程度上勾勒个人的成长痕迹。然而其指向不是“剃头刀”即是“逆生长”，内容直观却也尚属表层。——想象，文字能更真切地体现一个人某段时间的状态——想象多年以后大家重新捧起毕业纪念册，有人看到自己当年的壮志激昂与现时的冷漠畏缩，有人笑谈年少的无谓忧伤与恐惧，有人则惊叹于昨日的不羁或执着……就像老抽厘里的日记本，纪念册之所以值得纪念，就在于朝花夕拾的变迁感。

若要说毕业感言内容的一号关键词，恐非“青春”莫属：“我的幸运，是将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中大”，“青春，我真的拥有过”，“青春如果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青春尚在的童鞋们，好好珍惜吧”，“致青春，无语；致君，珍重”……在二十来岁这一人生的春夏之交，毕业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便是青春与后青春的分水岭，而今年热播的《致

疼。但她却很珍惜这段经历，不仅是因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及学到的知识，还在于能够遇到一群真挚友好的工作伙伴们。“我觉得社团生活虽然辛苦却非常值得。在新生阶段，能在一个好的社团遇到优秀的前辈们是一种福气，因为他们能够给我许多建议和指导，这对我迅速适应大学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因为这些友谊让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陪伴，让我觉得孤独和疲惫，更加地勇往直前。”

志愿以一己之力回馈社会

同样受到林惠燕重视的，还有回馈社会的志愿活动。在大一的暑假时期，她参加了支教活动；而在极具历史意义的亚运会中，她则成为了一名服务运动员的志愿者。

特别是清远支教之旅，让林惠燕记忆犹新。虽然没有成为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数学老师，但得到要教语文的消息还是让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可以和学生们分享更多。在家中排行老大，让她有着大姐姐般独特的温柔和体贴，在支教中，不仅征服了班级里的所有学生，也引来了不少老师旁听。支教只有短短的二周，她以“回忆过去的一件事”为主题布置了作文。第一堂课上，两百多名学生都敞开了心扉，与这位小老师分享了自己过去的喜怒哀乐，甚至有不少孩子们都在发言的过程中流下了泪水。山区小朋友的这份真实让林惠燕感动不已，而教学计划达到的效果也使她获得了由衷的成就感。

然而成就中必然伴随着劳累，两百多篇作文要在 一周内批改并且对孩子们进行私下辅导让她过得比整个团队的老师都累。“我也确实是自讨苦吃，整整一周都在不断地改作文和备课。但也非常值得，在这些孩子的作文中，我收获了很多的感动，在分享的故事中我也了解了许多他们不为人知的感受。在这段经历中，我更明白了感恩的重要性。”

珍惜身后的每一份力量来源

在人生的这场“初试”上，林惠燕可以说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这些成就背后，她最想感谢的便是身后给她力量、支持她的人们。

虽是“学霸”型人物，但家人给她的学习压力并不大，父母总是给她许多的自由，但她却格外地重视自己身上的担子。“可能因为家乡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珍惜每一个可以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机会；我没有松懈的理由。”同时，她也很感激父母对自己的信任，“他们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多的关心，但从不会干涉我的决定，因为他们相信我可以做好，所以只会给我全力支持，这让我非常感动，也更自信地面对未来。”

正是这种感恩之情，让林惠燕有着与很多人不一样的闪光点，让人敬佩不已。林惠燕一直坚信，“越成熟，越饱满的稻穗，头垂得越低。只有那些果实空空的稗子，才会显得招摇，始终把头抬得老高。”所以，在满页的辉煌下，她始终低着头，同时牢记来时的路，带着谦虚与感恩两个宝藏追逐自己未来的路。

文/中文系 2009 级 杨鹏辉

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对此多少也有“推波助澜”之效。然而电影短短两小时（笔者未睹小说原著，不敢置喙），毕竟难以道尽大学生活的各方面与青春流逝的心理与社会因素。况且戏剧冲突要求的典型化、极端化处理也难免使其与情理不尽相合，较为突出的一点便是青春与社会的对立化（如陈孝正在采访中否定之前的一切选择，朱小北从热情直爽的女汉子变成不认旧友的教育营销者），这种对立化给观者的感性印象便是：青春止于毕业时。

青春之“终将逝去”自不待言，“致”者则更多地是怀着感伤的青春已逝的人们，而在年龄上尚属“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我们，为何有却有如此多的日暮之叹？不可否认的是，刚路出坐了十六年的课室便遇上“史上最难就业年”，经济压力日益膨胀致使很多青年人需要“像中年人一样活着”，这种种社会印象让人在未知中参杂了不少畏惧，像“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样的感言已寥寥无几。然而理性一点地想，学校并非自古便是青春的代言词，青春也并非只能在没有太多负担与人事纷扰的环境中才能生长，相反，其活力与创造力，更需要在冰冷的现实中得到考验。正如一位同学的感言所写：“青春，与年龄无关，而是一种不断寻求改变和超越的状态。”

反观自身，我们是否还有这种状态？我们有时会拿毕业的照片与入学时相比，四年的差别少有例外都是明显的：穿着更讲究、神态更从容、表现更稳重，然而外表的直观感受之外，内在的变化如何？进大学时的冲劲是否还在？

大学时代

当我们请夏老介绍他所认为的大学理念时，他说，就大学之道而言，他最欣赏的是孙中山先生所定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用这句话来要求学生，并将它简化成三个字：志、能、行。

在他看来，“志”的意思是人要有志气，不能满足于混日子，而是要为国家、社会作贡献。“能”是要有能力，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坚韧的意志，也要有优秀的表达能力和专业素养。“行”则是行动力，不能仅止于言语，而是要付诸行动。

在中大生活和工作的六十多年里，夏老始终以身作则，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展现出个人的品格，也流露出他对康乐园的一片深情。例如有一次上课前黑板没擦，夏老没有要求别人，而是自己动手把它擦了。他说，这之后每次学生们都主动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年的夏天，一天下午上课前，有些学生折了很多纸飞机，从教学楼的走廊上飞到楼下的草地上。这时夏老默默来到楼下，弯腰将那些飞机一只一只捡起来，放进附近的废纸篓里。后来有位学生自述，夏老的这一举动让他深受感染，并觉得惭愧不已，日后常常自省是否有违公德。

无论对别人提出怎样的要求，夏老会同样、甚至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如担任副校长期间，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教学秩序，不允许教师有上课迟到的现象出现。长期以来，他授课时的上下课一直非常准时，每次会议必定提前 5 分钟到场，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良好习惯在中大校园中一直被传为美谈。

有一段时间，学校在中区小礼堂前的几块草坪周围拉上了铁丝网，以阻止路人践踏，但还是有很多人翻过铁丝网进去。有一次，夏老刚好看到一个学生在翻越铁丝网，当即阻止了他，并将他叫到身边教育。后来他说，他认为让每个人都能爱护校园是培养良好校风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这不能当作无足轻重的事情。

在和平的环境中自律自省不易，在动荡的年代严格律己就更更难能可贵。在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夏老亲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种种风波，但一直以平和淡泊的

心态度过种种风雨。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对许多教职工进行了批斗、抄家等迫害，夏老也多次被批斗，并被打伤腰部。但他从未对这些人有过怨恨，而是说，“学生很天真，你也不能怪学生。”他还说，这些孩子同样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就是他们打了我，我也不怪他们。”

夏老以他的教学和为人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爱，给他的一届届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作讲座时，往往受到热烈的欢迎。如一次他讲《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时，原定晚上 7:30 开始，到 6:45 课室便坐满了人，而人潮仍不断涌进，后来者只好立在走廊、门外，一间只能坐 300 人的阶梯教室竟然挤满了四五百名求知学子。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虽然夏老已经

夏书章先生与中山大学(三)

中大情缘一辈子

年过九十，但无论是他健朗的身骨，还是洪亮的声音，亦或是像青年般朝气蓬勃的那股精气神，都不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位耄耋老人。每一次坐在他的面前，都能感受到一股气息，一种力量。那是学者的气息，人格的力量。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夏老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步履告诉着他的晚辈，何为入师。也许，正像杜甫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初见夏老，他穿着布衣，布鞋，深蓝色，干净，朴素，而威严。手里只拿一个布袋。而复见夏老，是在他的家中。夏老住在学校西区，那里的住宅已经有些陈旧。进到家中，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白墙，普通的日光灯，普通的沙发，普通到若不是房间里陈设着各种各样的相片、奖状、证书、题词，你根本不会想到住在这里的是谁。唯有一台钢琴，能够彰显出些许的名贵。

然而，夏老是当年中山大学校园里为数不多较早的“海归”，已获荣誉无数。他拥有耀耀的生活，但他依然选择宁静和淡泊。正如诸葛亮所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传统文化该如何延续

——读《梭嘎日记》有感

文/本报记者 田慧

读书杂记

人类学者方李莉一直致力于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她多次去到西部偏远地区进行考察。在她看来，人类学者的考察是故事而有意义的，常常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去亲历另一种你并不熟悉的“异文化”，并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对象。在与长角苗人的接触中，方李莉被感动甚至灵魂被震撼，因而她不忍心用冷冰冰的学术语言来剖析对象，更愿意用带有感情的词语来表达田野过程中难以言对的种种细腻感受。所以她讲自己的学术报告定义为考察日记，为的就是不受太多学术规范的限制。在《梭嘎日记》中，她也的确用较为细腻朴实的笔触写出了梭嘎长角苗民的真实生活，反映了生态博物馆成立后长角苗人各方面的变化，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反思。

生活即是文化

在读过《梭嘎日记》之后，我发现，对于生活在梭嘎的长角苗人来说，文化曾经是人们生活的方法，艺术也不单用来审美。他们的生产工具十分粗糙，艺术性不高，但却沉稳，传递着远古祖先的聪明智慧，服饰图案简洁，是由单一的白色绣线绣出的抽象几何图案。苗族是一个经常迁徙的民族，他们的生活生产工具之所以简陋，是为了迁徙便利，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把自己民族的记忆绣在衣服上，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每渡一条河，每翻一座山，都要在衣服上绣下记号，长角苗族服饰上的各种纹饰，都代表这个民族的一段历史，所以苗族的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长角苗人的生活文化变迁

热衷于“土著文明说”的人类学者潘年英有过这样的结论：少数民族的文明是自成体系的，而且是我们今天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迥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苗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古籍记载，苗族起源于我国 5000 多年的九黎部落，居部落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被视为是苗族的祖先。在涿鹿大战中，蚩尤兵败，战死冀州，九黎部落分崩离析，从此苗族人民开始了不断的迁徙。长角苗人就是因为战乱和瘟疫一次次的被迫迁徙，最终定居在了偏远的贵州梭嘎山区。梭嘎过去是原始森林，经常有野兽出没，这些苗人为了对付野兽的攻击，就在头巾上缠上长长的角，久而久之，被人唤作长角苗。长角苗族内通婚，与外界很少接触。因此他们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传统和古朴，维持着自己的原生态生活。直到梭嘎寨被人类文化专家们

发现，并被选作建成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外界才认识到她的价值和美，而当地的人们并未自觉。一夜之间，梭嘎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向国内外开放的窗口，引来无数专家学者以及旅游者的目光。生态博物馆借鉴的是西方模式，实行的却是“中国特色”。按照西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梭嘎寨的长角苗人才应该是生态博物馆真正是主人，博物馆的信息中心中的工作人员只是协助村民开展工作。然而，在建成生态博物馆的三股力量中，村民是被政府、专家领导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落成，使生活在深山中的长角苗人置于国际的视野中，而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传统文化之殇

作者在考察中，不断的问人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建生态博物馆好吗？梭嘎村民大多说好，建了博物馆之后（在村民的概念中，博物馆就是信息中心那几栋新建的草顶房子）他们通了电，小孩能接受教育，国家扶贫政策拨款也多了，是件好事。而外寨的村民却说不羡慕梭嘎村民，虽然他们日子好过点，但是人却变得狡猾，看重钱财。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后，不仅长角苗人被置于世界的视野里，世界也在长角苗人的视野中展开。之前梭嘎寨的人很少有人离开他们居住的区域，最远也只去到六盘水。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后，寨里的居民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并被外面的价值观所影响。大批的青年开始外出打工，女孩也开始接受教育，然而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则是对于长角苗族文化的冲击，大多受过教育的女孩开始放弃传统服饰，只有需要表演时才穿，而且她们声称自己不想嫁给长角苗族人，想嫁给汉族人。我们谁都没有权利质问长角苗人为什么丢弃自己文化。因为保护文化不等于保护贫穷，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力的介入让他们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先进和魅力，同时也让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和摒弃。传统文化到底如何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从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呢？

反思

方李莉在考察过程中了解到，长角苗人在突然间植入的现代文化面前变得自卑，觉得自己没有文化，想要摆脱自己的传统。因此，要使长角苗的传统文化能传承下去，最关键的是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即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主自觉地保护和发展的自身文化。